

精神境界。這是特別值得人們深長思考的。

朱古虛「棄醫從佛」的「頓悟」因緣，最初係一連串的家庭變故所促成。原來他自幼讀書聰明，早年在舅家的藥舖學藝時得到名醫指點，潛心苦學，既諳藥理，又精醫術。因此在家鄉開設了一間藥舖，同時為病者切脈治病。凡是貧苦患者遠道來求治，他不但施贈藥，還酌情資助盤川。不料厄運卻光顧他的家中，他的老母、妻子和孩子都在短期內相繼亡故。朱古虛認識到自己縱然有藥懂醫，但「醫」了身不能醫心，治了病不能治命，傷心之餘，痛感人生無常，便「頓悟」出家，去白雲山從成道法師研讀佛經，時年二十歲。二年後胞兄病逝，孑然一身，至天台山國清寺受具足戒，法名誦閑。留寺參禪，以後又詳參《法華》《楞嚴》，玄解頓開，功業大進，師尊讚為「法門龍象」。五年後由上海龍華寺方丈端融和尚授記付法，傳持天台教觀第四十三世，繼承法統，卓然成為大師。公元一八九〇年（清光緒十六年），當二十三歲的章太炎離別家鄉，寄寓杭州，在「詒經精舍」從樸學大師俞樾先生受業時，誦閑早已登上東南諸名利：龍華寺和金山寺的法座，向廣大僧眾開講《法華經》、著述《指味疏》了。《指味疏》全稱《楞嚴經序指味疏》，《楞嚴經序》為天如禪師唯則所撰，文義深玄，關節甚多。得誦閑「疏」解，剖析玄微，深入淺出，詳盡闡發了經義教理，學習者無不稱便。

從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四年的十餘年間，誦閑法師潛心「閉關」，專修天台教義；以後又應各方信眾邀請，去上海、浙江、江蘇、安徽、山東、遼寧、黑龍江等地說法講經，足迹遍及大半個神州大地。而章太炎在此期間，思想上經歷了兩個演變階段。這就是：前七年的勤學苦讀，學術思想趨向成熟；後七年走向社會，政治思想上也得到了發展。章太炎在前一個階段中，跟隨俞曲園先生先後學習達七年之久，打下了造學問「淹博精審」的基礎，養成了「審名實、重佐證、戒妄牽、守凡例、斷情感、汰華辭」的學風，在學術上能夠「精研投訓而不支，博考事實而不

亂」，乃至「文理密察，發前修所未見，每下一義，泰山不移」。更為可貴的，他治經具有「推尋國性，識漢虜之別」的明確目的性。他不是熟讀《四書·五經》的教條，而是以經學鼓吹民族意識從而謀復興漢族的天下。在後一個階段中，章太炎目覩了戊戌維新的興起和失敗，以及八國聯軍侵略京津之役等一系列的事變。他從發起興浙會，發表《排滿論》，與張之洞決裂，和孫中山訂交，在流亡日本時接觸了英國斯賓塞爾的《綜合哲學體系》、美國吉丁斯的《社會學原理》等西方資產階級的哲學、社會學著作，眼界開闊了，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更加堅定。他從日本秘密回國時，耻於「被戎狄之服」，在上海斷髮改裝，恢復漢族人民固有的裝束。隨着他的《尨書》重訂本繼木刻初版後在日本東京的翔鸞社排印再版；他翻譯的日本學者岸本能武太所著《社會學》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問世，章太炎的名聲便「轟震海內外」。章太炎的譯本《社會學》比嚴復翻譯的斯賓塞爾的《羣學肄言》要早出版一年，它是我國介紹西方社會學的第一部著作。而在此前後出版的《尨書》則是章太炎的重要代表作之一，這本書在當時的思想界和知識界份子中曾引起了很大的震動，它對近代中國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上，更具有重大的意義。正如魯迅先生所說：章太炎「是有學問的革命家」，「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鬥爭」等等，「真是所向披靡，令人神往」。

與此同時，章太炎讀佛經、說佛法的故事，也是同樣膾炙人口的；尤其他在愛國學社時的同事蔣維喬介紹後，和誦閑法師相識相知的軼事，更其引人入勝。

(二)

佛法重悲智雙修、自他兩度。觀眾生苦惱即拔其苦惱，闡業運無常而善用無常。莊嚴地獄，同登極樂，所以世學中惟以佛學為最高。然佛學淵深，未容蠱測。因此，悲而後有學，憤而後有學，無可奈何而後有學，救亡圖存而後有學。轉識成智，性相互

依，指迷處亂，禪淨同功。只有到了生心動念、莫不皆悲，舉足下足、無非是學的境地，一信以往，次解次行。惑執無邊，慧解無邊。猶如香象渡河，盡源徹底；提婆投針，深沉妙悟。研究有的，解也無量。諦閑法師的參禪苦修，章太炎的三度學佛，都經歷了這樣的過程。

章太炎閱讀佛學經典過程中的「一波三折」，是非常有意思的。這就是：——

• 初涉三典，未得要領

章太炎最初接觸佛經，是在杭州「詒經精舍」學習，考釋周、秦諸子等儒家經典，即「馳騁百家，倚撫子史，旁及西書，引古鑑今」之時，公元一八九四年爆發中日「甲午戰爭」，他二十七歲，撰《獨居記》提倡個性解放，結識了後來發表《中國古代史》的學者夏曾佑。越二年，他完成《春秋左傳讀》，提出了不少獨到的見解。他對今文經說，「諸所駁難」，認為「經即古文，孔子即史家宗主」。夏曾佑告訴他：「不語佛典，無以解諸子」。夏曾佑向章太炎推薦了《法華經》、《華嚴經》、《涅槃經》等三部佛典。他認為：「《法華經》是起源很早、流傳特盛的一部佛經，全名《妙法蓮華經》，七卷二十八品，廣泛開演大乘教義，闡述「會三乘方便，入一乘真實」要旨，由鳩摩羅什譯成漢文，在我國則為天台宗立說的主要依據。《華嚴經》是闡述釋迦牟尼覺而成道後在菩提場、須彌山、兜率天、普光明殿、逝多園林等九會說法，顯示佛陀的因行果德、無限妙旨三十九品的重要經典，全名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其經義為古今佛教學人所一致尊重，公認是最圓頓的經教，世上因而遂有「華嚴學」的廣泛開展，我國的賢首宗，就是以專弘這一經的教觀為主而形成的。《涅槃經》全名《大般涅槃經》被認為佛陀最後最高的教說，內分「壽命品」、「金剛身品」、「如來性品」第十三品，暢演大乘，議論宏辟，針對滅身滅智的小乘涅槃說，闡述了佛身常住不滅、涅槃常樂我淨、眾生悉有佛性等精義的經典，是為大乘五大部經之一，弘傳極廣，在中國佛教界發生過重大影響。夏曾佑不愧為行家，他希望章太炎由此入門，的確深諳釋門三昧。——也許是暫時緣法未至，章太炎對三部佛典略涉一下，未獲要領，便放了下來。但是，無緣正是有緣。他一生中第一次接觸的第一部佛經，恰好是天台宗據以立說的《法華經》；而他平生相交的第一位高僧，也恰好是弘法五十餘年以擅講《法華經》著稱的天台宗中興元勳諦閑法師。這是他生具佛性、慧結佛緣的祥瑞所至。禮讚中「我非狗子，而無佛性」云云，是自己的謙辭。

• 再讀三經 漸近玄門

章太炎三十歲時，正值戊戌維新前夕，曾離開「詒經精舍」，去上海擔任《時務報》撰述。後來又返杭州，發起成立興浙會，編輯《經世報》，發表《變法箴言》，與好友宋平子時相過從。宋平子名衡，初名存禮，又名恕，號六齋，別署不黨山人。公元一八六二年（清同治元年）生於浙江平陽，章太炎年長七歲。精研內典百氏之學，著有《卑議》、《浙學史》等書。一八八九年（清光緒十五年）間，宋平子居住杭州七寶寺，遍讀天竺經典數千百種。章太炎說：「梵方之學，知微者莫如平子。」宋平子嘗取佛氏學說中可與歐洲新思潮相印證者，比較研究，著為《印歐學證》二卷。其時，章太炎曾盛稱西學文明新說，並引用西書中相關者以解釋中國經義，在「詒經精舍」作出了成績，他的老師俞樾說：「此三年中，時局一變，風會大開，人人爭言西學矣！」但宋平子卻認為：「文明果出慈悲種，太息時流誤認新。」

宋平子十分推重章太炎的著作，他說：「枚叔文章，天下第一。」同時重申夏曾佑的意見，勸他閱讀佛經。章太炎表示：受夏曾佑影響，曾略涉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、《涅槃》諸經，但不太理解

書中奧義。宋平子說：「何不取《三論》讀之？」宋平子提出的《三論》，即古印度龍樹及其弟子提婆所撰的三部佛經：《中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和《百論》，簡稱《三論》。論中主要提出大乘佛教中觀學說，其中如「八不中道」、「實相涅槃」等理論。章太炎讀後仍然沒有接受。宋平子勸章太炎重新再讀《涅槃》、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諸經，他對章太炎說：佛經不是一遍就能讀通的，應該反覆誦讀，多談幾遍。其時宋平子正好遇到諦閑法師，諦閑說：何不取《維摩詰經》給章一閱？宋平子便把這部經書交給了章太炎。章太炎後來在《自述學術次第》中說：「……三十歲頃，與宋平子交。平子勸讀佛書，始觀《涅槃》、《維摩詰》、《起信論》、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諸書，漸近玄門，而末有所專精也。」

●「專讀」三論 乃悟大義

章太炎自幼而專心閱讀佛經，是在宋平子勸說的七年以後，為轟動一時的《蘇報》案而被監禁在上海獄中之時。

公元一九〇三年（清光緒二十九年），章太炎應蔡元培邀請，至上海參與愛國學社的創建，並擔任教員，和蔣維喬同住一室。章太炎教高級班國文課，而蔣維喬則教低級班的國文。同年六月，《蘇報》刊登了章太炎為鄒容所著《革命軍》寫的《序》；不久又摘要發表了章太炎《駁康有為論革命書》。清政府以《蘇報》刊布謬論，而四川鄒容所作《革命軍》一書，章炳麟為之序，尤肆無忌憚為由，勾結上海租界工商局「查禁密拿」。愛國學社的另一位創辦者葉瀚勸章太炎暫避，對他說：「留此身以有待」。章太炎說：「革命必流血，吾之被清政府查拿，今為第七次矣。」表示不走。當工部局的中西捕探來緝捕時，章太炎正在愛國學社辦公，巡捕出示拘票，查問有鄒容等人否？章太炎指着自己的鼻端回答：「餘皆沒有，要拿章炳麟就是我！」隨即捕去，關押在福州路巡捕房。第二天鄒容自動投案，和章關在一起。

開庭審判時，章太炎穿了寬大的漢服，頗像僧侶的袈裟，嘻笑怒罵，審了兩次便攔了下來。每次審判前後，都用馬車和巡捕護送，馬路兩旁都擁滿圍觀的羣衆。章太炎風趣地吟詩道：「風吹枷鎖滿城香，街市爭看員外郎。」

清政府曾以外交手段和英國公使、美國領事交涉，要求引渡未成。一九〇四年被無理判處監禁三年，移囚提藍橋監獄。章太炎對鄒容說：「爾我體皆弱，又不忍辱，與（其）為白人陵藉而死也，毋寧早自為計。」他準備絕食。消息傳出後，柳亞子立即寫詩勸阻，詩云：

「泣麟悲鳳佯狂客，搏虎屠龍《革命軍》；
大好頭顱拋不得，神州殘局豈忘君。」

與孫中山有密切交往的愛國詩僧宗仰上人也寫詩《寄太炎》，勸告「留個鐵頭鑄銅像，羈囚有地勝無家。」他特地提醒章太炎，正好利用獄中時間讀佛經。詩云：

「颯颯風霜點鐵衣，音容憔悴須發肥。
稔念獄讀《瑜珈論》，還與《卮書》理合非。」

其時，諦閑法師從五台山朝佛回來，在北京請得一部《龍藏》，運往溫州時路過上海，在蔣維喬處探詢章太炎情況，對章的健康深為關心。諦閑曾和沈猷民先生談起，他本想去探監看望章太炎，不料洋人獄官虔信基督教而仇視佛門，未能如願。他想起宋平子曾言及太炎兩次學佛而無所得的往事，便設法買通獄卒，把一部《因明入正理論》送進獄中，交給了章太炎。沈猷民先生說：「章氏國學講習會校印的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譜》中曾寫道：『入外人所置獄中，獄吏課以裁縫役作。友人或求納致書籍，獄吏許之，始余嘗觀《因明入正理論》。』太炎先生只知《因明入正理論》是『友人求納致』送，卻不知這位友人就是諦閑法師。」

（完）